

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

蔣君章

美國是一個兩洋國家，那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事實。這樣的兩洋國家，其本身的安全，究竟繫於那一方面？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尤其是當前的世局，美國安全問題一天嚴重一天，美國求取安全的意見，一天龐雜一天。我們敢於斷言，美國抉擇安全的途徑，就繫於當前的決定。決定的途徑正確了，美國是安全了；自由民主世界的文明生活便得到保障了；一旦所選的途徑，並不正確，那不僅有關美國的國運，同時且將影響到整個自由民主世界的命運，我們實在不敢想像其結局的趨向。由於這樣的原因，作者願意就此問題，作一客觀的檢討，雖然有關檢討的結論，是作者個人的意見，但是深信所根據的事實，都是客觀的，所作的推論，也都是客觀的。作者無意對任何外國政治家作什麼批評，但是，是非是有公論，曲直自在人心，作者的期望，也就是客觀的反映。

於此，作者首先要研究的，是時下一般知識分子對美國海外駐軍，或正作撤退，或在醞釀撤退；因而大家不約而同的認為美國將轉趨於孤立。作者對此，首先提出疑問。像當前那樣航空事業發展到天下若比鄰的時代，洲際彈道飛彈的射程將及一萬英里的時代，美國退回本國，作為世外桃源，便有可能超然於國際紛爭之外，度其隔岸觀火的悠閒生活嗎？不錯，美國曾經憑藉着兩洋的特殊保障，過着一段相當長的孤立的生活。大家都應該記得一八二三年門羅總統的宣言，表示美國無意過問歐洲的事務，歐洲國家也不應該過問美洲的事務，尤其不應該在美洲發展其殖民地。這個一般人稱作門羅主義的宣言，便是美國度其孤立生活的典型思想。試問，當前的世界，與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不知道已經進步了多少？不要說是當前，就是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和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美國已經不能夠以兩洋作憑藉，孤立地享受他安全而繁榮的生活，而不得不牽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漩渦。假使我們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看作海上霸權的爭奪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看作海上霸權和空中霸權的爭奪戰，而今天的世界局勢是在太空霸權的爭奪戰的激蕩之中，原有的海空霸權的爭奪，依然在進行中。我們的問題：在海權爭奪戰中，美國不能不捲入歐洲的戰爭漩渦中；在海空霸權的爭奪戰中，美國不能捲不入歐洲和亞洲的戰爭漩渦中；而在今天太空競賽和新的海空霸權競爭中，美國能置身事外而退回以兩洋為保障的本國以度其孤立生活嗎？我們必須還要注意其中的一點：那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世界的海權盟主是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世界海權的盟主仍然是英國，而今天的海權盟主與空權盟主就是美國。試問：美國在英國的海權盟主時代，還不能不挺身而出，參與戰事，而謂今日美國自己是盟主的地位，而不顧一切的退回本國，一任敵人在公海與天空猖狂，其可能性何在？這不過是一個常識問題而已。坦白的說，如果美國自己業已承認在太空競賽核子競賽與海空霸權的競賽中，已經慘敗到無可振作的程度，將向敵人作無條件投降，那就只好退回去吧，否則決無退回本國作孤立國家的道理，那是很明顯的趨向！

我們試再回憶美國威爾遜總統發表其十四點聲明，積極參與世界事務，他並且親自參加巴黎和會，殷切盼望他所創導的國際聯盟，能夠迅速成立，能夠切實負起維護國際間的正義與和平，這一事實可以說美國已經脫離門羅主義的窠臼而走近干涉歐洲乃至世界事務的境界。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孤立主義的傳統復活，致使民主黨在選舉中失敗，美國始終未能加入國際聯盟。可是，共和黨這一政黨，是不是真的孤立主義呢？是不是真的退回他的兩洋保障的本國呢？事實上也並不如此，因為美國此後對歐洲事務既未能忘懷，對亞洲事務且有積極干與的傾向。我們該還記得當時鬧得天翻地覆的德國賠款問題，美國常有代表出席會議，

所謂道威斯計劃與楊格計劃，都是美國代表所提出的。其他歐洲或他洲問題和美國有關的，美國也常有代表非正式參加國聯，或作幕後活動。至於亞洲問題，當時最大爭執，莫過於中日之間的山東問題，日本堅欲承繼德國在山東的權利，我國則堅決反對，以致我國在巴黎和會的代表毅然退出，表示對歐洲強國對日支持的抗議。因此形成各國對德戰爭已因簽訂和約而結束，而我國對德則仍在戰爭狀態的持續中。這個問題之解決，是由美國共和黨籍的哈定總統發起華盛頓會議來解決的。華盛頓會議中，產生三個結果：一、山東的德國權益，交還中國，由中國酌付三千萬元給日本，作為貼補；二、英日同盟取消；三、訂立九國公約來保證中國的領土完整、主權獨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這四個原則，便是一八九九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所作的對華政策宣言，是在美西戰爭美國勝利而佔領了菲律賓之後發表的。因此，我們可以認定門羅主義的打破，亦即美國孤立主義的打破，是在海約翰宣言發表之後，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美國的孤立主義之復活，不過是共和黨以拒絕加入國際聯盟來向國內選民作交代，實際上那時的美國並不孤立。那個時候的美國，已經不能孤立，而謂現代的美國還能孤立，那未免有點兒杞人憂天了吧！

我們應該了解門羅時代的兩洋，對美國來說，可以看作美國國防上的天塹，敵人斷難偷襲美國而能獲得成功；所於美國能夠憑藉兩個遼闊的洋面，悠哉於世局糾紛之外。但是海軍船艦的建造，其噸位愈來愈大，而且還發明了潛水艇；於是美國前次以兩洋為國防之屏障者，至此反成為敵人進攻美國海岸地區的導引路線，談不上安全的保障了。何況美國的經濟，跟着時間的延長而逐漸發展；經濟發展的結果，必然要拓展海外的市場。在理論上，固然可以用超然的地位，來和交戰雙方做生意，賺外匯；但在實際上，此種超然地位，一定很難維持得長久。理由非常淺顯明白：凡交戰國，任何一方，都希望把對方快一點打敗，都不希望敵人能夠得到物資的補充，以增強其實力。因而，戰爭的軍事行動發展至相持的階段，一定要從軍事戰擴大至外交戰與經濟戰。如果不能從外交戰獲勝，敵人仍可在中立國家方面獲得其物資的補充，其戰爭目標也必漸漸移向於中立國家，而把戰爭範圍擴大。兩次大戰，起初都局限於一隅，後來都演變為世界性

的戰爭，原因即在於此。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的初期，都是守中立的，但是後來都無法嚴守這個立場，而加入交戰國的一方對另一方作戰，這些事實，都是以說明門羅時代以後的美國，已無法以兩洋為憑藉，享受其置身世界糾紛以外的孤立生活了。

我們試一回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美國中立，怎樣不能嚴守的呢？那是由於德皇威廉二世的無限制潛艇政策。這一政策，就是德國對付英國封鎖其海外交通的反擊，意欲以潛艇封鎖英國的海上交通，斷絕英國的糧食及其他來自海外的接濟。美國船舶不接受德國此項違反國際公法的行動，照常開赴英國，因被擊沉，而美國不能挺身而出，與德意志帝國作戰了。這也就是說，敵人對於美國，並未利用美國的兩洋，作為對美國攻擊的路線，而美國已經無法可以中立的名義來保障他的國際商業的權益了。至於第二次世界，美國對於東西兩個戰場，初期也是中立的；可是，實際上由於美國立國精神的正義與自由的立場，美國的措施，一般的說，都對被侵略國家作較大的袒護。例如：英國在戰爭初期，由於德國初期使用磁性水雷的秘密武器，英國商船與兵艦，受到嚴重的損害，為了要得到迅速的補充，英國曾以加勒比海一帶的英國基地的使用權，換取美國驅逐艦五十艘，嚴格的說，這種交易已經失去中立的立場了，但是美英兩國人民同氣連枝，美英兩國在大西洋上的形勢如唇齒之相依，所以美國對英國的危機，不能不加以關切，在必要的時候，且予以意外的援助。這也就是說，美國對大西洋彼岸的局勢變化，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已經認為對美國的安全有極其密切的關係。

在歐洲發生大戰的時候，我們中國對於日本的侵略，已經孤軍奮鬥了三年多了，美國對於我國的抗戰，寄以同情，而且也時以財政的經濟的援助，作為精神的支持。這種雪中送炭的情誼，是我們中國人民所永誌不忘的。但是，這個時期，美國對日本的貿易，照常進行，其中有一次以廢鐵和石油大量賣給日本，使我們感到最大的刺激。因為日本軍閥在用這些石油和廢鐵加工以後來殺害我們同胞的。這也就是說美國在我們抗戰初期是守中立的。不過在太平洋的珍珠港事變以前的一段時期，美國對日本在中國和越南的侵略，表示了極大的不滿。日本為了要求美國的諒解，特別派遣

野村和來栖爲代表，向美國提出交涉，求取諒解。據說，當時美國有意要把中日兩國的戰爭，出面調處，而以日軍撤出越南和中國爲基本原則，野村來栖在美談判數月，毫無結果，而珍珠港事件爆發了。美日之間的談判無結果，當時的新聞報導作上述的推測，截至現在，我們還無法對此獲得任何的證明。我們相信這個公案之真相，只有等美國公布談判紀錄，纔可解答這個疑問。不過，此說如確，則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之初，美國政治家對太平洋西岸出現一個以侵略爲政策的强有力的國家，認爲對美國的國防利益有重大的損害，那是顯然可見的了。野村來栖之使美談判，在日本方面來說，是一種詐欺術和緩兵計。日本之南進，是它既定的國策，自田中奏摺起以迄日德義軸心的成立，日蘇中立條約的締結，是一貫的。不戰而取得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控制，自屬最爲上算，這是野村來栖使美的目的。但是這一目了然，顯然並無達成的希望，因爲日本佔領中國已爲美國所不能接受，何況還包括受美國保護的菲律賓在內，都劃作日本的勢力圈！野村等使美，壓根兒沒有達到目的之可能，而終於使美，故其動機乃爲詐欺與緩兵，野村、來栖尚在美國，而珍珠港事變即已發動。我們從美國自始至終不與野村等成立協定的一點來看，可知羅斯福總統等美國政治家對於西太平洋出現一個以侵略爲政策的國家之不接受了。他們的不接受，是爲了國際正義嗎？其成分不能說沒有；但更有力的理由，是爲對美國國防安全的重大影響。根據美國海軍軍略家馬漢的主張，美國兩洋的安全線，是在美國對岸地區的陸上。由此，可知美國不能容許歐洲大陸出現一個侵略成性的強大國家，和不能容許亞東大陸出現一個侵略成性的強大國家，其理正同。由此，可知美國在羅斯福總統時代，主張把美國海軍擴充成兩個強大的單位，使大西洋上的美國海軍和太平洋上的美國海軍，都可以單獨作戰，此在當時稱之爲兩洋海軍政策。美國終於靠了這兩洋艦隊在歐洲和亞洲同時負起作戰的責任，而且相當迅速的戰勝了敵人，我們不能不說這是羅斯福總統之高瞻遠矚了。

太平洋艦隊之成爲獨立作戰單位，是羅斯福總統的創舉，其目的是在顧問西太平洋的軍事，使美國在這方面的國防，獲得安全，羅斯福總統的目的，是顯然可見的。美國人以來自歐洲爲主，其國際政策，向來重歐

輕亞，羅氏時代，雖然未將此項傳統性的偏見，完全扭轉，但已轉變到歐亞並重，我們可以意識到羅氏對太平洋與美國安全的密切關係，業已有着深切的體會。我們試再從美國所受的兩洋威脅來看，在過去的歷史事實，自門羅主義以後，只有美國干涉歐洲事務，歐洲還沒有經由大西洋而威脅美國安全的事實發生，在地緣政治的理論來看，歐洲大陸如有侵略性的大國產生，足以影響美國在大西洋方面的安全，而大西洋方面的美國是美國的精華地帶。可是，事實上，歐洲大陸尚未出現足以威脅美國大西洋方面的安全，而美國已與西歐國家通力合作加以阻扼和擊敗，故美國在大西洋方面所受的威脅，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還沒有事實的證明，而在太平洋那就大大的不同了。

我們試一回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太平洋戰爭部分：在野村來栖正在美國談判日美關係的時候，日本艦隊就偷偷的移向夏威夷群島，選定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正好是星期六的晚上，竟行實施對珍珠港的偷襲。當時美國軍事首腦部門已作預防措施，由馬歇爾將軍下令給夏威夷的美國軍事當局，不准軍士請假離營，但是令文到達時；珍珠港已成一片火海，美國軍艦之泊於夏威夷者幾乎全部罹難。當時的日本，如有充足的國力，夏威夷群島，這個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神經中樞，太平洋的心臟，太平洋海空交通的焦點，日人已唾手可得。我們並不是說日本之佔有珍珠港與夏威夷，可以使美國在太平洋方面的軍事趨於一蹶不振，而是說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囂張時間將要增加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而已，無奈日本國力有限，而且對夏威夷的虛實也摸不清楚，所以在一擊得手以後，便把這一方面的海空軍匆匆調至西南太平洋，參加菲律賓馬來亞等地的戰爭了。這是一個歷史事實的教訓，那就是太平洋西岸出現一個强有力的侵略國家，對美國在太平洋方面的安全之威脅，遠甚於歐洲方面。美國人士對此歷史事實的教訓，應該刻骨銘心，永志勿忘，而慎防其覆轍之重蹈；我們要大聲疾呼的喚醒美國人士，重溫這一段的歷史，記取這一章血的教訓，以慰美國死難軍民的在天之靈。

日本在珍珠港一擊得勝之後，雖然沒有立即佔領夏威夷群島；但是對於夏威夷的野心，是未嘗一日忘懷的。我們試看珍珠港事變以後的日軍行

動，下香港，佔菲律賓，陷馬來亞半島，席捲東印度群島而直叩澳洲的大門，向西且向緬甸進兵，封鎖我對外的海洋交通。日軍之意，顯然可見的，是要把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範圍先行底定，然後捲土重來，向太平洋與東太平洋發展。但是中途島攻而未克，珊瑚海一役，且遭受美澳英海空軍之奮擊，銳羽而退，澳洲局勢，於是穩定，紐西蘭因可無恙，而斐濟夏威夷亦得安定。因而時間因素便一天天的對盟國更有利了。假使當時的美國政策，對華的支援，較原有政策為積極，對日戒備較原有警覺為更高，則當時的太平洋局勢，不致於就此危害美國的安全了。當日軍於一九三九年間佔領我海南島時，我蔣委員長提出警告，稱此一件事件為太平洋上之一八一八，美國政治家如在此時即能認識美日戰爭之不可避免，即有具體的抗日計劃，那二次大戰在太平洋方面的戰爭期間一定可以大為縮短，而美國在太平洋方面所遭受威脅，也將消滅於無形了。迨一二八珍珠港事件發生，羅斯福總統始以中華民國為西太平洋最可靠的盟友，尊中華民國為四強之一，邀請我蔣主席與邱吉爾首相會議於開羅，並在不久之後取消對我的不平等條約，以為國際間的倡導，美國那時候為什麼要這樣尊重當時的中華民國呢？此無他，因中華民國的全國上下一致努力於對日抗戰，把一百多萬能征慣戰的日軍吸引在中國戰場，進既不能，退亦不得，為太平洋盟軍減輕了不少的負擔。羅氏之尊重中國的抗日，可謂深知太平洋形勢而更了解中國在這一方面的地緣意義了。

日本軍閥投降以後不過四年多，中國大陸又陷入以侵略全世界和奴役全人類的狂妄匪幫之手。這個偽組織，直接以馬恩列史作他的祖先，以階級鬥爭作為它統一全世界的理論，而以美國為其最後埋葬的敵人。他的有形的侵略，完全循日本軍國主義大東亞共榮圈的老路，以香港澳門為其輸出第五縱隊與毛匪思想的港口，今日東南亞的一切禍亂，都是毛共侵略的觸角所至而發生的影響。如果毛匪的如意算盤能夠實現，那經由印尼而新幾內亞以迄澳洲的那條進軍路線，早已完成了。所以印尼的反毛成功與高棉的擺脫毛匪之羈絆，對亞洲反共運動的進展和阻扼毛共侵略的發展，是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的。同樣的道理，杜魯門總統的圍堵政策以及艾森豪總統時代的東南公約組織，把東南亞地區的反共缺口予以堵塞，也都有其

不可磨滅的貢獻。美國在圍堵的大原下則，對華、對日、對韓、對澳紐，都有雙邊協定，負有保障安全的條約義務，這些措施，並不是美國對西太平洋地區有什麼偏好，而是因為西太平洋地區對美國國防有着唇齒相依的關係，有其國防安全的關係，有其地緣政治的利益。今天的美國，對越南撤兵，對韓國撤兵，對好戰成性、侵略為本的毛共匪幫採低姿勢政策，希望一個明火執杖打家劫舍為生的滿身血污的強盜，放下屠刀，和平相處；無論這個強盜肯不肯把露在外面的屠刀暫時收藏在衣袖之內，這種想法，已經不成其政策；何況這個強盜已經一再正式聲明「抗美援朝」政策決不受其他影響的堅強態度！今天的美國政治負責人士，對毛共匪幫之不敢放手南下中南半島是由於中華民國擁有強大的武裝部隊，中華民國的蔣總統已成為大陸反共狂潮中的中心人物之所致，能夠有所認識嗎？羅斯福故總統在中華民國的抗日局勢偏處西南和西北的山區之際，尚能認識中華民國武裝部隊和蔣委員長的對日本軍閥的打擊力量，予以尊重和合作；今日的中華民國武裝部隊之攻擊力量與蔣總統對大陸革命的號召力量，較諸當時，尤有過之；而西太平洋對美國國防利益的關係之密切，已有歷史事實作為確切的證明。美國前幾任總統包括艾森豪故總統在內所辛苦經營的西太平洋圍堵圈，尼克森總統將欲一手加以破壞之乎？美國退出太平洋，向敵人投降，我們相信尼克森總統決不做此屈辱之事，但其積極作撤出西太平洋而與匪謀和之舉，他的葫蘆裡究竟賣的是什麼藥？誠使我們費解！將謂尼克森為了下屆總統選舉的選民爭選票乎？那末不知道尼克森總統有沒有注意到他對毛匪低姿勢以來的聲望，已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九對穆士基的百分之四十二了。這種趨勢顯然是尼克森總統輕視西太平洋對美國的國防利益而以低姿勢妄想和毛共匪幫打交道的影響。我們敢於斷言，美國過去歷屆總統所奠定的西太平洋政策，其智慧都未必低於尼克森總統，而民意的趨向又作如此的表示，尼克森總統難道還如此的一意孤行以自趨絕路而為美國人民所嫌棄嗎？尼克森對放棄西太平洋美國國防利益，只有一種理由，就是爭取美國人民的選票，此路之欲益反損求功反拙，民意測驗已有顯著的表示，我們愛護尼克森總統，我們呼籲尼克森對毛匪的低姿勢應該悬崖勒馬，至此為止了！（六十年六月八日於臺北）